

文海披沙卷之八

藏書

晉安謝肇淛著



古人珍重書籍家藏率皆精好鄴侯牙籤三萬
至新若手未觸謝擘手自校雠列二十厨沈麟
手寫細書滿數十篋陸龜蒙得書卽錄所藏雖
少精皆可傳非徒誇多已也然不數傳竟喪於
子弟兵燹之手故杜進書尾跋云請俸寫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驚及借人爲不孝陳亞

詩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當時
君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慮深矣
然不肖子孫蕩產如風掃籜卽萬語諄諄安能
禁使不鬻哉但得鬻於賞鑒之家代我珍藏尤
勝於無賴子架上鼠齧雀汗揩几和泥也趙文
敏書尾跋云聚書觀書亦匪易事觀書者淨几
焚香澄心靜慮勿捲腦勿折角勿以夾刺勿以
作枕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損隨修隨開
隨揜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至哉此言可

謂無我之盛心典籍之鮑叔矣故李德裕平原
木石諄復戒子孫不如王摩詰云來者復爲誰
空悲昔人有更自曠達也

食異

昌歎羊棗鯁鯁鯁魚雖稍與人殊然亦口實所
不廢也鮮于叔明之嗜臭蟲權長孺之嗜人爪
劉邕之嗜瘡痂李棟之服人精似於奇疾殆非
人理 國朝僧宗泐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駙
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國子監祭酒

文海披沙 卷八
劉俊喜食蚯蚓口有同嗜豈非虛語

一字師

鄭谷改早梅詩數枝爲一枝齊已拜爲一字師
後齊已見張迥詩虬鬚白也無改也爲在迥又
拜爲一字師宋張乖崖詩有獨恨太平無一事
之句蕭楚材改恨爲幸公曰楚材吾一字師也

精思亭

李德裕爲相有精思亭每處置軍國重事卽處
其中李林甫爲相有月堂凡欲害名賢謀破人

家則入其中每有喜色而出卽數十人家破矣
秦檜亦然本朝李于鱗先生有白雪樓每屬文
將起草卽登之去其梯不脫稿終不下亦不飲
食便溺也夫精思一也或以爲國或以爲文而
或以害物何啻風馬牛不相及哉

夢

夢五色筆而文日進夢還筆而才盡夢遺錦而
思日益夢取錦而名損夢吞金龜而大有文思
夢吐龜而謝世此非真夢也血氣衰而神理盡

文海披沙 卷八
也故孔子以不夢周公而歎吾衰

王涯

王涯於唐宰相中最爲猥劣然性酷好書畫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必以厚貨得之不受貨者啗以官爵得之被誅之日籍其家書數萬卷侔於內府李林甫元載之徒知有是乎其誅宦官意亦甚善謀踈取禍遺臭萬年悲夫

好名

杜預刻石爲碑自紀勲績一沉漢水之中一置

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爲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蘇州南禪院各有記甚矣人之好名也以二君之勲業文章何患不傳於後而猶自標榜若此

知時

雞晨犬夜性也然鵝鶴皆能警夜雀能知更鳥能報曉猿知報時蜂知早晚衙至於蠅明蚊晦蟻雨蜂晴的然不爽人有沉湎淫縱俾晝作夜

文海披沙卷八
四
者曾物之不若也

燈婢燭奴

唐寧王夜於帳前列木刻矮婢各執華燈自昏
達旦目爲燈婢申王每夜聚宴香刻童子綠衣
束帶使執畫燭目爲燭奴二王同時行事相類
如此然傳記載之以爲奢侈近代如嚴分宜父
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
以陰受溺甚矣

明道雜志誤

張文潛明道雜志引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謂
宣城去江百里爲謝詩誤然玄暉此詩乃登三
山望京邑作非宣城郡中詩也又引張又新贈
妓詩當時求夢不曾眠爲誤云求夢須眠不眠
安得有夢按又新此詩政謂與妓未遂情好求
同夢而未曾眠耳作如此解何異癡人前說夢
耶

人與雷闔

齊雷丘訢爲雷所擊三日三夜不能勝眇其左

目晉楊道和田中霹靂下擊道和以鋤格打其
 股落地不得去高歡將薛孤延亦與霹靂聞常
 遇雷火燒浮屠躍馬案稍大呼繞浮屠而走雷
 火遽滅唐歐陽紹欲竭池怪雷電大作紹率二
 十餘人與雷師戰衣焦體腐亦不之止自辰至
 酉雷電飛散得怪碎而噉之人呼為忽雷陳鸞
 鳳常食黃魚和豕肉致雷及雷欲擊輒持义刃
 望空仰擊中雷公之股而墜一村之人遠徙避
 之自後每所至雷輒隨之人家不容乃入大巖

石中塞其罅雷不能入如是祈雨數四竟不能
 害時人目為雨師五人者可謂異矣

父母子弟

石慶醉過里門不下其父萬石君聞而不食肉
 袒謝過責之乃解楊元珍出門而醉其母秦瑛
 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
 子弟使人人父母皆若此當無不肖子弟庾叔
 褒父在時嘗戒其飲酒父歿後每醉輒自責曰
 汝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

陶士行每飲酒有定限或遇懽會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違因潸然出涕使人人子弟皆若此可無憂辱父母

楊杲宗李偉

宋丁晉公起第京師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者躬畚鍤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貶崖州卽以其第賜之 國朝 世宗時大金吾陸炳於京師治第軍人李偉親負土石不

二十年炳敗籍其居入官而偉女入宮封貴妃今上卽位尊爲 慈聖皇太后亦以炳舊宅賜偉二事合若符契

焦門宣室

桀囚湯於焦門紂拘文王於宣室

手口之異

晉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手筆讓河南尹口授二百許語潘安仁演之遂爲名筆大叔廣談辯摯仲治不能對退而著書難廣廣又不能答唐裴

光庭以閻麟之爲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
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又牛僧孺善爲文
揚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人之
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詩賦

兩京三都之後幾二百年無賦至齊梁而後有
作其體變矣初盛中晚之後幾四百年無詩至
元而後有作其調殊矣然與其爲漢賦之艷而
誣寧爲六朝之簡而則與其爲晚唐之巧而傷

寧爲元之淺而婉

心同報異

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復見殺而埋之後卒爲
楚相國御史韋君見白花蜘蛛恐其毒人以指
殺之須臾爲一小者所毒手潰臂腫信宿而死
二人者其用心一也或以陰德受報或以殺命
蒙殃天道夢夢何所適從

異常之物有恠

凡物之異常者皆恐有恠未可遽指爲瑞唐李

崇真在蜀庭下有一橘結實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賓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罷及剖乃有赤斑虵蟠其中韋臯鎮成都時亦有柑大如斗欲以進御醫者咎殷在座固持不可請以針刺其蒂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虵也會昌中舍元殿換一柱構巨材人貪重賞於盤屋絕險處得一異木徑將袤丈長百餘尺軍將大喜相賀奏聞開斧之日歟有狂生遶木嘆息其聲甚厲守者詰之請當中鋸驗纔二尺許殷然血流驚問之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此材中藏巨蟒十年當出若爲殿柱至期必歟揚淪沒矣宋高宗時吳山寺中生一葦大如盤五色光潤世所未見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亦驚異表進之詔以寺中所出復令供佛時當暑月往返旣久液汁下流寺犬舐之應時狂斃於是駭懼棄而瘞之吁可畏也

中國媿於夷狄

蕭穎士湮沉不遇而新羅士庶願請以爲國師

龜山晦翁流落貶竄而金遼之人問其安否中國之媿於夷狄多矣

白敏中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拔碁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碁白許諾俄而碁至左右以他出對碁遲迴而出白知遽躍出呼之回具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離絕至交乎遂相與盡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敏中今當并取賀拔碁矣敏中此事大有古人

之風今人貧賤之交驩若生死一旦富貴便作崖岸相向者多矣敏中志行如此宜不苟同於李德裕也

末藝不遇

唐開元中東海馬待封伎巧無倫爲上造皇后鏡臺悉是木人自能行動門自開閉觀者駭異又造指南車撲滿歌器數事屢欲召見卽值宮中有事竟不得官宋董羽爲太宗四壁畫龍極意精工半年始成方希厚賜及上與妃嬪登樓

文海披沙 卷八 十
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巧塲卒不獲賞 國
朝戴文進畫甲江南 宣廟聞其名召之及進
所畫衣紅垂釣竟棄不省工藝之微其遇合若
或尼之况其他乎

尤物移人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
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爲悅密雲令之女竟被
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
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哉

守錢奴

庫狄伏連家財鉅萬妻子不免饑色藏積一庫
自係筦籥常語妻子此官物不可用至死時身
惟着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其所藏蓄竝歸天
府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
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人生世間止爲
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終不如臨
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也差默然歸宰鵝
以自食方動筋骨哽其喉而死相州王叟積粟

萬斛莊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各啻常食陳物纔可充腸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滄豐盛叟問其業答曰唯賣雜粉香藥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贏餘故衣食常足叟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恣食不數日夫妻竝夢爲人所錄枷鎖鞭撻云何得妄破軍糧無何竝卒官軍圍安慶緒時始盡發其廩夫爲子孫守錢猶可言也至爲他人守錢役役終身不得一日之奉養目之曰奴豈不誠奴哉

服藥

藥之有益於人者服之不輟皆可長生佺偓食松實而飛毛女食栢葉而壽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而隱形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而身生毛冬袍不寒趙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梁頃餌楮實一年老更年少移門子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林子明食木十一年身輕楚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

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鬢更黑
國朝閩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壽一
百四歲猶能御女今人服餌既雜又復作輟以
之治病且不能况延壽耶

人臣專殺

李廣爲北平守斬灞陵尉上書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
報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

稱朕之指哉胡建爲北軍尉監御史穿北門以
爲賈建私約其走卒當選士馬日至堂下拜謁
命走卒拽御史下卽斬之上書以聞制曰司馬
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
唐竒舒翰爲安西節度差都兵司馬使張擢上
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
擢懼求國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
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梓于庭數其罪杖
而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獎仍賜擢尸更令

翰决尸一百此三事極相類雖痛快人意而啓
臣子專殺之端不可爲訓

野史言

野史言舜囚堯太甲殺伊尹羣仙通鑑言舜聽
讒言殺賢臣伶倫等八人風俗通義謂秦繆公
殺賢臣百里奚及拾遺記等書載趙高爲神入
鼎鑊七日顏色不變淮南王劉安舉宅上昇鈞
弋夫人尸蛻而去紕繆失實誤人不少

書簾緒論

讀胡太初書簾緒論知宋時作令之法與今大
率相似而御史及賓朋遊謁二事尤中今日之
弊唯酒稅與聚集娼妓多買姬妾則今之所禁
也居官者置此書座右可以寡過矣

兩頭探

范忠宣鎮西京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
頭探或問何謂也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
候交納官員亦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但
每日絕早入場等人戶交納則自無稽留之苦

今之納戶終日俟候官府如鬼神不可測識官府又必候納者齊足而後肯收遲延歲月徒滋弊竇何益於理

范質

范質為周宰相頗負才望一旦失節於宋太祖依阿取容不過馮瀛王之續耳其言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醕則可作宰相此與蘇味道摸稜之旨寧有異耶

戒殺

今人侈口動言戒殺放生至其行事害必避利必趨利必歸己害必歸人殺機甚矣忍於人而不忍於物即日放生何益宋齊丘陰謀盜國奸雄之尤也而所著戒殺之文河詆列聖直疑自古無君子欺天罔人又當入無間地獄矣

忽雷

鱐魚名忽雷歐陽紹與雷闔人號忽雷秦叔寶馬亦名忽雷駁又御器琵琶名大小忽雷馮道子琵琶名遶殿雷

涉世

涉世未深者其英氣可與有爲而未免有挂一漏萬之病涉世太深者其智識可與謀事而未免有患得患失之心故貞不違時難在少年百折不挫斯爲大勇

賢士有助

古自高人賢士多有所助而成重耳之霸樂羊之學老萊北郭之隱妻成之也孟子之賢雋不疑之能陶士行之業母成之也陳了翁之抗直

子成之也浮休居士之高龔翠巖之誼女成之也張九齡之忠讜鄒志完之敢諫友成之也故嚴延年能從母命何至殺身張茂先早聽子言豈罹奇禍

龍虎

龍而可豢非真龍也虎而可搏非真虎也故葉公遇真龍則失聲却走裴旻遇真虎則弓矢墜地由是觀之爵祿可以餌榮進之輩不可以籠淡然無欲之人刀鑊可以及功名之徒不可以

加鴻飛冥冥之士

洗浴

何脩之一日洗浴十數過時人謂之水淫劉寬
 經年不洗面濯足陰子春亦然間一為之輒破
 財失事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
 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
 人頰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馬
 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
 湯用四人膝股及馬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

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
 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口脂面藥薰
 爐妙香未嘗斯須去側也然亦勞矣當時與王
 介甫同時共事介甫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衣服
 生蟣蟲而蒲之行事乃若此真堪絕倒也

曆日

今曆日之後止留六十甲子想其來已久宋至
 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六十甲子之外更留
 二十年太宗以為當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

數使期願之人猶見本年號令下司天議之遂
爲定式不知 國朝六十之制又從何時而變
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凄然有物化之
感太宗之慮深遠矣

妬婦

人有妬婦直是前世宿冤卒難解脫非比頑嚚
父母猶可逃避不肖弟兄僅止分析暴君虐政
可以遠遯狂友惡賓可以絕交也朝夕與處跬
步受制子女僮僕威福之柄悉爲所持田舍產

業衣食之需悉皆仰給嗆恨忍恥沒世吞聲人
生不幸莫此爲大蜀有功臣家富聲妓其妻妬
悍未敢屬目妻死之日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
於床簣遂驚悸得病而卒秦石某爲騎將苦妻
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
四竟與偕老沈存中晚娶張氏常被箠楚拔其
鬚髮血肉狼籍及張氏死人皆爲之慶而存中
神氣索莫月餘亦卒 國朝楊大司農俊民老
而無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

竟憤鬱暴卒布衣黃白仲亦遭此困無食無兒
豈非宿寃哉

人不知易

季子之學不爲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爲宗族
所識韋臯不禮於婦翁蘇頌常奴於其父人不
易知骨肉猶爾固知滕公之識韓信李白之奇
汾陽自有法眼難以意度

抵鵲代薪

所出愈多則人愈知惜所聚愈廣則主愈生慳
故知荆山之民玉必不以抵鵲季倫之爨蠟必
不以代薪

晚節不終

蔡中郎以極言宦官幾爲曹節所魚肉髡鉗亡
命而卒附董卓甘以身殉之元微之爲分司御
史不讓仇士良被擊敗面當時壯之而卒緣宦
官以進致有適從何來之譏寇萊公以剛直嫉
惡不容於時而卒亦僞造天書以致召用終竄
荒服仕進之心一勝遂至喪生平之所守若兩

截人然其甚矣晚節之難也

得名之難

虞阪之上逸驥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共
樵蘇竝爨一遇王良伯樂遂騰聲於千古故趙
壹借譽於羊陟太冲振名於士安樂天聲起於
逋翁長吉才騰於皇甫味道賞而廣平重敬之
說而項斯聞青雲之附自古然矣俗士媚伎而
不容文人傲睨而凌忽毀譽任夫愛憎是非視
其同異異已者雖才必擯苟同者下里蒙褒士
生其間吠聲射影所信者寸心之自知所俟者
千載之定論耳故古之取名也易而今之得名
也難苟非上駟鮮不露質矣

義

今人謂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男義女故項羽
尊懷王爲義帝猶假帝也樂器笛孔上別安嘴
曰義嘴衣外別安襴曰義襴唐人謂假髻爲義
髻彈箏假甲曰義甲漢張魯以左道惑民來學
者衆置義舍及義米義肉今世尚有義田義塚

則義之爲說皆似外置而合宜者故知告子以義爲外亦自有見

鏡

秦始皇鏡照見人心膽嘉陵漁人網得鏡照人悉見五臟見者輒嘔吐王度鏡照見精魅徐鉉得一鏡照人只見一眼宗壽古鐵鏡照見青衣小兒坐酒樓上戊子冬余與徐惟和孝廉計偕之彭城逢市上鬻一鏡面照如常背照人影倒見頤頰向上當時傳觀驚駭亦未買之

天於人厚

有鴆處卽有犀以解鴆毒有瘴處卽有檳榔以解瘴氣有人面蛇處卽有白蜈蚣以治蛇有蠱處卽有白藥以解蠱天之於人厚矣故暴虐淪亡之時真主已出草寇紛擾之日名將迭興

古人之食

今人以殺犬食爲諱宴豆不以登俎豆然古禮士無故不殺犬豕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則犬固與雞豚同食矣百粵人以蟻卵爲醬人皆笑

文海披沙卷八
之以爲蠻俗而禮有蚺醢以爲珍味蚺卽大蟻也閩浙人嗜田雞北人多笑其食蝦蟇田雞實非蝦蟇而周禮有蝮氏漢宗廟有菟鼯蝮鼯則真蝦蟇矣可知古人之食視今尤爲苟簡也

影異

酉陽雜俎載揚州東市塔影忽倒故老言海影翻則如此是一時之恠也陸務觀言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影亦皆倒則常倒耳然今福州萬壽塔影實不倒則陸

所見亦偶然也金陵牛首塔影閉中門則影從隙入見壁上高可三尺尖反居下自來如此余屢見之久亦不以爲異矣金陵狹邪崔氏所居樓上屋角有隙如小指而光滿兩堵壁許樓外樹影扶疎如畫鳥飛蝶過皆歷歷如鏡中余亦親見之高州有高涼洗夫人祠碑嵌儀門壁中厚五寸許中一塊指大色白瑩如燈光石近窺之則門內祠宇樹木兩廡歷歷可見如眼鏡然徐興公親見之此亦異矣

篡賊之女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弑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卽在廷諸臣不可媿死

耶

物封官

自秦封松爲五大夫而唐玄宗封白驃爲將軍唐昭宗封猴爲供奉陳封石爲三品宋封烏馬爲龍驤將軍封石爲盤固侯以朝廷之封爵而濫及於草木鳥獸無知之物豈非祖龍之作俑耶

種動物

閩人濱海種蝗有蝗田又種蠖房以殼爲灰按

時投之則翌歲螻叢生吳中人闔蟋蟀有將軍
大將軍之號大將軍死必以金爲棺將軍以銀
棺瘞於後園則來歲於瘞所復得生者俗謂之
種蟋蟀大漠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
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爲吹笛呪語卽有小羊數
隻從地中出此尤奇也

物類有親

獼以猿爲婦豺以狗爲舅蜥蜴與龍爲親家

因革失宜

書有逸於昔而出於今者僞可知也字有用於
古而異於今者訛可知也稱謂有質於古而增
於今者陋可知也熒世之人猶然仍之至於官
制地名代有損益自當從俗乃必襲古未俗贖
贖可發一笑

文海披沙卷之八終